

(美) 海伦·范·斯莱克

ALWAYS IS NOT FOREVER

残缺的爱



**ALWAYS
IS
NOT
FOREVER**

残缺的爱

(美) 海伦·范·斯莱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Helen Van Slyke
Always Is Not Forever

Popular Library
New York, September, 1978

残缺的爱
(原名《永远并非永恒》)
〔美〕 海伦·范·斯莱克著
郭 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37,30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400 册

书号: 10100·852 定价: 1.60 元

责任编辑 王俊怡

译者前言

在当今的美国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年富力强的女作家。她们在开始文学生涯的前后，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六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她们的创作往往通过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题材，表达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反映妇女的命运。海伦·范·斯莱克于1977年出版的新作《残缺的爱》(原名《永远并非永恒》)，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以苏珊和理查德这一对青年的恋爱与婚姻为主线，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探索了美国上流社会知识妇女的命运。

由于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与某些国家相比，美国妇女无庸讳言地享有较多的权利与自由。但在这个女多于男的国家里，真正的男女平等仍然只是一句美丽的空话。在就业机会上，在工作性质上，女性都远远比不上男性。再加上世俗偏见的作用，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婚后往往自动或被迫地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中成为男子的附庸。《残缺的爱》中的女主人公苏珊就是如此。她本来是大名鼎鼎的《时尚》杂志的助理编辑，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然而在她爱上并嫁给了青年钢琴家理查德之后，她却放弃了心爱的事业，做着玫瑰色的梦，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但无情的现实很快就将她的梦想砸得粉碎。她的生活受到了冷酷的婆婆专横粗暴的干涉。她的丈夫极端自私，朝三暮四，在爱情上一再对她不忠。她受尽折磨，几度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她和理查德

的婚姻也摇摇欲坠，几乎彻底破裂。通过苏姆与她的两个处境基本相同的妯娌玛丽·路和杰奎琳的遭遇，作者让我们看到，即使美国上层社会的妇女也是不幸的。她们尽管在物质上异常富有，但在精神和感情上却是一贫如洗。更为可贵的是，作家并没有满足于对人物不幸命运的描绘，而是赋与女主人公以较高的精神境界，使她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在她的笔下，苏姆和玛丽·路与杰奎琳性格截然不同。她既不沉湎于物质享受，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也不玩世不恭，自甘堕落。她要求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为此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斗争。尽管她的斗争还不够有力，不够坚决，但显然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苏姆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女权运动的影响。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同情和讴歌，实际上也是对女权运动的同情和讴歌。然而，美国的女权运动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的同时，也曾提出过一些消极的甚至错误的口号，例如所谓的“性解放”，和对婚姻与家庭作用的蔑视等等，在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就曾风行一时。本书的作者斯莱克女士却众醉独醒，对这些消极的东西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她笔下的正面人物苏姆，始终严肃地对待男女关系，把没有感情的肉体交欢看成毫无意义，并尽最大力量维护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在整个作品中，更没有当今许多美国文艺作品用来招徕读者扩大销路的那种色情描写。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大的道德力量。美国目前离婚率正在逐年下降，婚姻与家庭日趋巩固，对“性解放”表示厌恶的人逐渐增多，新近发生的这些变化，也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

这部小说描写的虽然主要是妇女的命运，但作家视野并

不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她批判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对司法界、新闻界和艺术界的一些黑暗丑恶的现象都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则寄予一定的同情。在艺术上，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用曲折离奇的情节和露骨的描写来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是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诉诸人们的感情。它的语言自然流畅，具有一种朴素的美。所不足的是，作家塑造人物的手段比较单一，形象的立体感似有不足，某些对话也有稍长之嫌。

译 者

1984年11月于华东水利学院

引 子

〔她周围的一切，都在轻声细语，诉说着主人的富有和雅识。轻声细语，是因为名门望族的宅邸，都经过精心筹划，装饰虽然华贵，却不耀眼夺目。它们主人的地位，仿佛已十分牢固，无需再大声向人宣扬。太露了，就会显得庸俗，含蓄才是典雅。家具是如此，人的感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苏珊坐在那张稍有磨损的路易十五式椅子上。她拿来一只精致的小枕头，垫在酸疼的腰部，让自己坐得更加舒服一点。空调使这个茧形的房间稍有凉意。她拉过一条手工编织的薄薄的披肩，盖住了双腿，安闲地坐在那里，象一只娇嫩柔弱的小蝴蝶。

想到自己象一只娇嫩柔弱的小蝴蝶，她不禁淡淡一笑。“铁蝴蝶”也许会更为合适吧？一只翅膀纤细的蝴蝶，要是遭受过那么多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经历过那么多狂暴的风雨，早就会被压得粉碎了。〔不，她的翅膀不是纤弱的。她的翅膀曾经载着她在欢乐和希望的晴空中翱翔，也曾载着她在绝望的深谷中盘旋；尽管有过摇摆，却从未折断。〕

七月的太阳，无情地烤晒着位于第十八层的这个房间下面的街道。在纽约这条大街上，奔驰的汽车，气势汹汹，排着废气。焦躁的喇叭声，尖厉的刹车声，和只穿着皱缩衬衫的男人们愤怒的咒骂声，织成了一支刺耳的交响乐。但是，她

听而不闻，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她和外部世界的热浪、噪音和丑恶完全隔绝了。她一个人坐在那里，重读着自己的手稿。

我的宝贝，这是我写给你的一封情书。

你是永远也不会读到它的了，但也许这样倒好。你被幽禁在自己的无形的地狱中，与世隔绝，受过那么多苦，度过了那么多孤独时光，我怎么忍心再增加你的痛楚？

然而，一种自私的心情，却使我但愿你能读到它。那样，你就可以知道，过去你对我是多么重要，如今依然是这样。今天，明天，直至生命尽头，你对我永远是那样地珍贵啊。因为，铭刻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是会超越时间和空间施加于人的小小限制的，我们虽然分开了，却依然在一起；你和我两个人，却又是一个人，为相互的爱永远焊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我希望你还记得那些短暂的充满阳光的時刻。“感激”这个词分量太轻了，不能表达我对和你一道度过的岁月的感情。但我是感激你的。我的泪水曾经和你的一起流淌，我的笑声里回响着你的笑声。你艰苦奋斗赢来的胜利，曾使我和你一样快乐。我为你具有的力量而激动，为你身负的重荷而诅咒上帝。我但愿能把它从你身上卸下，由我来承担。我寻求和你分担重负的勇气和弄清灾难根源的智慧。有时候，我也获得了成功，在黑暗的迷惘中看见了光亮的答案；但在更多的时候，我却比你更茫然若失，甚至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背弃了你。

我诅咒造物主那样创造了你。但即使在诅咒的时刻，我也依然崇敬他，因为毕竟是他创造了你，带领你走进生活，走进了我的生活。与感激之情相比，我对他的愤恨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俩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同。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欢乐，怎样的幸福啊！人们常常用“不同”这个词来描绘你，但你并不是不同的。你和别人是那样地相象，但又是那样地独特。你不快的时候，你固执阴沉，不听话，老生气，充满了沮丧的心情。而在高兴的时光，你温存体贴，百依百顺，充满了爱、热情和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你：既非天使，亦非恶魔，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令人无法抗拒。

你并非十全十美，我的宝贝。即使为你心醉的我，也能看出你的缺陷。然而，回顾往事，似乎正是这些几乎使我心碎的缺陷，把你我紧紧地团在一起，分担残酷的创伤，共尝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的苦汁。

梦想，那些美丽的梦，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了。即使从前，在我希望它们能够实现的时刻，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不过是我这个孩子般的成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但是，亲爱的，我仍旧相信梦。因为，我见过别人曾实现了自己的梦，而他们是象我们一样相爱，也象我们一样盲目地、永远地相互信任……

她停了下来，茫然的目光穿过房间，凝望着远方。她看不见屋内的奇珍异宝。她看到的只是个年轻妇女，她自己往昔的形象。一个意志坚决，由于年轻无知而充满自信的年轻

妇女的形象。对自己的未来，她胸有成竹；对自己的能力，她深信不疑。误解的深渊，她敢于跨越；仇恨的高山，她可以踏平。她又怎会知道，永远并非永恒呢？

然而，她又是多么脆弱啊。尽管外表那样自负和沉着，她却总是易于受到伤害的。我是怎样一个无可救药的幻想家呀，苏珊想道。我的感情太丰富，经验却很不足，因而似乎总是任凭感情的驱使，以为可以拒不承认不合己意的事实，可以反抗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经验更丰富的世界，而它却在等待时机，也许不无遗憾地，准备把我打倒在地呢。

〔如果说傲慢是易于使青年陶醉的美酒，那么它给人终身留下的后果必然是谦卑〕。

我喝过这种酒，尝过它的苦味了。但我永远欢迎酒后的清晨，因为它们在我舌尖上留下了一种奇妙的甜味。

第一章

后来，当她试图分析往事时，苏珊意识到，她生命的最初二十二年，丝毫未为随后的岁月做过任何准备。那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二十二年。她天真幼稚，整天高高兴兴，过着一种几乎是傻乎乎的、没有个性的隐姓埋名的愉快生活。

苏珊是个独养女儿，是在纽约市郊一个温和的韦斯特赫斯特县布隆克斯维尔的一幢老屋子里长大的。这里离曼哈顿十五英里，搭地铁要二十八分钟。父亲威尔逊·兰顿和母亲比阿特丽丝·兰顿，都是在这个相当富裕的小镇上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公民。他们青梅竹马，很早就相恋相爱，一九三九年结了婚，第二年便生下了这个亚麻色头发，棕褐色眼睛，既娇嫩又纤弱的女儿。一九六二年她二十二岁，从沙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毕了业，在《时尚》^①杂志谋到了一个职位，当上了负责特写的编辑的助手。

在《时尚》工作了一年之后，苏珊小心翼翼地同父母提出，想和另一位助理编辑，在曼哈顿合租一套公寓房间。兰顿夫妇并不情愿她离开家，但还是资助了她。他们是很现实的人，知道象苏珊这样的女孩子，有权过自由的生活。而且，他们对女儿又十分信任。她和六十年代的许多青年不同，虽然整日价高高兴兴，但头脑冷静，很有见地。感谢上帝，他们无

① 《时尚》Vogue 是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妇女杂志，读者多为中上层妇女。

需为她担心，她是不会吸毒，参加激进的运动，或者干出什么叛逆勾当的。

苏姗开始独立生活后，也遇到过一些烦心的事，但她没有告诉父母。他们虽然开明体贴，在她和他们之间，总还存在着一条“代沟”。她不想让他们知道她已失去童贞，尽管她知道他们对此早有猜疑。她离家以后，对待男女关系，并没有随随便便。她不是乱七八糟的女人。她在许多方面，都单纯得惊人，是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她不能把肉体与感情分开，也不能把性爱看作一次毫无意义的短暂的交欢。每次陷入情网，她都暗暗地希望能和对方保持长久的“有意义的”关系。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于是她心情沉重，为自己那不合潮流的看法生气，埋怨自己不能用六十年代流行的讲究实际的态度对待男女问题。她不能相信，火热的语言和行动，会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她始终认为，肉体的结合，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和自尊。苏姗决不会真有与此相反的看法，那些对她知之颇深的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凯特·芬顿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苏姗虽然没有和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过这类感情问题，但这位特写编辑对人事部门“交给她”的这个年轻女子，却已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而且也已深有了解。她以前也曾有过许多助手，但都是头脑空空，为人冷漠。苏姗却不同。她办事严肃认真，有强烈的求知欲，理解深刻，想象丰富，而且努力工作，可以本能地觉察到《时尚》读者的兴趣所在。这一切正是凯特本人引为自豪的品质。她就是二十多岁时的我啊，凯特常常这样地想着。不过，她的归宿是不会和我相同的；她虽然能力很强，前程远大，但她是不会象我一样与自己的职业结婚，她肯定会嫁人

的。我只希望娶她的人能意识到她的价值，不要象我听见她在电话上与之交谈的那样一匹公马才好。

苏姗对自己“浪漫史”的看法，不告诉凯特，凯特心里也完全明白。她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和苏姗一样，易于受人进攻，乐于给予，并且轻信那些到头来总是子虚乌有的“甜言蜜语”。但她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不是不喜欢男人，然而却硬是不愿结婚，曾经拒绝过许多次机会。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时尚》杂志就是她生活的伴侣，她为之献出了全部精力和热情，而且对这样的结合心满意足。这位出生于亚拉巴马州赛尔玛市的“小玛丽·凯特·芬顿”，是走了一段漫长的路，才上升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

有一次，她们俩一起吃午饭。苏姗羞羞答答地询问凯特，为什么没有结婚。凯特说：“结婚我是想过的。在你这样的年纪，我有好几年时间，整天做着浪漫蒂克的梦呢，可一个都没有实现。后来，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对自己说：‘凯特，我的小老太，单相思太没有意思了。你既然永远也找不到意中人，那就忘了算啦。’而我也的确是忘了，把恋爱和结婚忘了。我这个人自私得很，而且即使到了今天，我还怀有一些古老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不符合这些梦想的男人，我可不愿挑来做丈夫。不，婚姻对我是无缘的。我没有这份本事，结了婚也搞不好的。”她用力叉了一只大虾，眼睛望着盘子里的色拉，问道：“你怎么样？”

“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太妙。”

“单相思，”凯特道，“对于你，这仍旧是眼泪和自怨自艾。要过一段时间，你才能认识到这是多么没有意思。鼓起劲来吧，丫头！既愿意‘取’又愿意‘给’的人虽然很少，你还是会

找到这样一个可人的。你知道我是支持你的。我不会向任何人推销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你找到个称心如意的人，哪怕这会使我失去生平最好的助手，也在所不惜。”

苏姗嫣然一笑。“你永远也不会失去我的。即使我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人’，你也将是我曾经有过——或者说，将会有的最好朋友之一。我将永远存在于你的生活之中，凯特，而且希望你也永远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这我可以跟你打赌。”凯特似乎突然难为情起来了。“哎，我还想把这顿午饭的费用报销掉呢，谈点公事吧。否则报销就不合法了。上午编辑部开了个会，决定搞一篇理查德·安东尼尼的特写。我想你应该是可以对付的。”

“安东尼尼？小的那一个？那位独奏钢琴家？去年我在卡内基大厦听过他的演奏，是个经常引起轰动的大人物呢。”

凯特眉头一皱。“人家都这么说。而且他的轰动还不仅仅由于钢琴的键盘。在我们亲爱的古板的南方，大家常把他这号人叫做‘花花太岁’。哎，他为什么不呢？今年才二十八岁，相貌堂堂，又是个天才，一头名副其实的小狮子嘛。而且他的亲属也是一群狮子。上帝呀，他那个老爸爸乔万尼准是快到七十岁了吧，却还在台上指挥大型交响乐，在台下搞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他大哥塞吉奥是个正在向上窜的指挥家，两方面都和老头子一模一样。不过人家说，理查德的二哥、作曲家瓦尔特，却宁愿跟青年男人鬼混，而不要老婆和自己的子女。瞧，真是宝贝家庭！”

“他还有个姐姐吧？”

“是有个姐姐。叫格雷丝还是杰拉尔婷来着？哦，不，她的名字是格洛里娅，是一只又丑又笨的母鸭。长得象匹高头

大马，但她周围的人，包括她丈夫，都得俯首听命。”

“理查德·安东尼尼还没有结婚，是吗？”

“是的。他是妈妈玛丽娅身边剩下的唯一一只小鸡，听说她拚命想把他拴在裤带上。这位铁腕夫人我见过几次，圆滑而又阴险，卢克丽霞·博吉亚^①和希特勒的性格兼而有之，人家有时候叫她软刀子。她是这一家子的真正主宰，艺术大师的事业由她控制，子女以及子女们的子女的命运也由她支配。理查德是她的宠儿，二十八岁了，还和父母一起，住在东七十街一幢大厦里，这你大概很难相信吧？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你对他进行采访的地方。回到办公室，你就给他打个电话，约个日子。至于拍照嘛，我们叫欧文·潘英以后再去。”

“我最好专搞古典音乐。采访他那样的钢琴家，我还觉得不大顺手呢。”

“我要是你，我就不担心。理查德喜欢名扬全球，你一个问题不提，他也会谈个滔滔不绝。谈完以后，他很可能还要跟你调调情呢。”

苏姗笑道：“你真会开玩笑。有那么多有钱的漂亮女人等着投入他的怀抱，他还会跟我调情？象我这么一个穷记者，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看中呢？”

“啊哈，”凯特说，“你问过我许许多多问题，这可是最傻最傻的一个。”

^①卢克丽霞·博吉亚(1480—1519)，西班牙裔意大利女贵族，以容貌美丽和庇护科学与艺术事业而著名。

第二章

从外面望去，安东尼尼的家是一幢典型的纽约富人私邸。这样的私人住宅，相对说来，如今已为数不多了。苏珊下了出租汽车，走了过去。望着那面向大街的厨房窗户，那说明有私家侦探严密保护的权威标志，那擦得锃亮的黄铜门环，和那装着好几把锁的阴森森的黑漆大门，她不由得心里想道：真象是一座堡垒呀。

她走进了一个长长的挂着镜子的门厅。门厅铺着黑白大理石地板。在门厅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餐厅，摆着许多意大利家具，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她右面是弯弯曲曲的楼梯，上面铺着华丽的地毯，旁边还有一架小小的家用电梯。她听到了从不远处传来的琴声。

“理查德先生在二楼起居室里，请上去吧。你想走上去还是乘电梯呢，小姐？”为她带路的仆人问道。

“我走上去。”

她跟在仆人后面走向上走。凭着记者留心细节的本能，她注意到在楼梯一侧墙壁的每一个壁龛里，都有一座音乐史上不朽巨人的半身铜像：肖邦，李斯特，贝多芬和布拉姆斯。这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前人丰功，后人楷模。这句话听起来真不错，她一定得记住，用在将要写的文章里。

钢琴声现在更响了，如霹雳，似雷霆。走到楼梯顶端时，仆人指了指右边关着的两扇门。

“理查德先生正在工作。不过他留过话，说你可以打断他。”他伸出手去准备敲门，却被苏珊止住。

“我可以站在这儿听一会吗？”

“当然可以啦，小姐。”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我心里的敬畏之情，一定是流露在脸上了，苏珊想道。但这实在是妙极了；有几个人可以获得这样的特权，能够在音乐厅外面听到理查德·安东尼尼亲自弹琴呢？她回了仆人一个微笑，说道：“假如没有必要，你就不必伺候了；我会自己通报的。”

仆人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她在那里站了整整五分钟，聆听着从门内传出的琴声。她不知道他正在弹奏的是一支什么乐曲，只感到它是朦胧的，复杂的，力量强到令人战栗。

音乐声终于停顿了。苏珊轻轻地敲了敲门。她听见脚步声渐渐走近，接着，在她见过的人当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人，出现在她面前。

“兰顿小姐吗？请进。仆人怎么丢下你走了？”

“是我请他走的。他领我上了楼，可我想站着听一会。以前只是从远处听你演奏，今天这么近，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呢。”

他象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你觉得怎么样？”

“说起来真叫人脸红，我一点也听不出你弹的是什麼曲子。可是听了却叫人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

“是舒曼的第三钢琴奏鸣曲。你听不出，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即使专业钢琴家，知道它的人能有几个？我打算在下次音乐会上演奏这支曲子。你知道，观众既想听优美的老节目，也希望我能出人意外，演奏一些‘未曾挖掘的杰作’，而我总